

■ 嫣然思语

大美太行秀中华

□刘千生

华夏北国挺立着山脉中的伟男
名字普通的像庄户人家的么儿子
从来不谋求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万象随形地就取名为太行山

呵，亘古耸立的大行山
盘古开天你就是这般模样——
浴足黄河头枕燕山
竭尽你的全部挺拔坚韧和热能呵护京华

放眼神州南北五洲四海汲取智慧
轻舒右臂把晋煤聚宝盆揽在肋间
华北大平原作为床铺似嫌太小
骨碌碌翻个身呀
就肯定到了渤海边畅饮蔚蓝

呵，太行山
翻开中华故国五千年的文明史
最数你和中华民族的进步密切相关
黄帝大战蚩尤于涿鹿盆地
乃不过是你巨龙鳞甲中的一泓波澜
韩信兵出井陘气吞万里如虎
背水决战把汉字大旗遍插万岭千山
平阳公主在娘子关上树起巾帼雄风
八字军枕着太行山的峭壁把“保家救国”的誓言写在脸上

八路军伏在青纱帐里把“抗日救国”的信念刻在人民心中

呵，太行山
你绝不是华夏的名山
虽然你不艳羡珠峰的绝对高度
也不惊诧飞起玉龙三百万的昆仑山
因为你就是你呀
一座华夏脊梁一样的英雄山
说你是华夏脊梁
是因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
挺进敌后的八路军首先投身的就是你的怀抱

你用自己的膏腴养育了抗战精华
左权将军的鲜血洒在你的臂膀上
白求恩大夫在你的怀抱中安然长眠

说你是英雄山
是因为你让敌寇闻风丧胆
平型关的捷报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百团大战的炮声向世人宣告了抗战的信念

难忘黄土岭1939
侵华的山地战专家阿部规秀中将命丧硝烟

日本朝野震惊舆论大哗东瀛发出了——
“名将之花凋落在太行山上”的哀叹

呵，太行山
西柏坡肯定是你怀揣的一颗明珠
一坡定中华创下古今战略奇观
最小的指挥部运筹了世界上最大的战役
197封电报催发的红色电波让环球震撼

正是西柏坡的运筹孕育了新中国的黎明
那蜿蜒九曲的滹沱河多像一条柔柔的脐带

缠住您太行巨龙的腰眼
而那曾经烽火报警的万里长城呢
更像是一条雄巾缠绕飘飞在您的脖颈间

英武绝伦的大行山呀
你的千沟万壑正是睿智的灵渊
“中华第一军校”的美称让中外倾目
云梦山鬼谷子先生的洞府里玄机无限
走出幽谷的苏秦张仪纵横神州
孙庞脱涓的斗智成为兵法名篇
三十六计的母体就是千古太行
一代代儒将秀师彪炳青史辉映海天

大美太行正气巍然
惊飞恒山悬空寺欲随神舟腾空而去
苍岩山的桥楼殿也将跨越重洋
峰岩三叠的英名早已西出阳关
云台山的秀水碧透更让黄海眼羡
天桂山顶天立地的归字敢教台海独虫心惊胆战

呵，大美太行山，你的美在博大精深神奇万端

你的美在英武绝伦风光无限
古今游客都未敢以一个游字尽意
只是把宏旷的豪情埋在字里行间
(作者为河北石家庄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征稿启事

本报《采风》版是业界人士的一块文艺园地，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春色满园”，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版文化、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新作，以及诗词、摄影、书法、绘画等各类文艺作品。

投稿邮箱：
zbs404406@163.com

留恋所遇 张望所爱

——李培禹和他笔下的文化名人

□张君成

“书出版的时候，我曾经静静地起身，肃立书桌片刻，向他们深深鞠了一躬。”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李培禹神情庄重地说道。

李培禹退休前是《北京日报》副刊部主任，他口中的“他们”，是那些与他交往数十年的文化界友人，其中有18位人物收录到他的新书《留恋的张望：副刊主编与文化名家》中。书中18篇文章篇篇动情，记录了臧克家、李雪健、赵丽蓉、张中行、于蓝、乔羽、浩然、李迪等文化名家的真实面貌与精神气质。他以朴素真诚的笔触，为这些“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的艺术家留下了可被岁月存档的注脚。

在李培禹眼里，“这些人，都是我的挚友、好友、老友。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已经离世。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

从拒绝到热爱，30年沉淀出的敬意

他的人生，与北京日报社的交汇，起初并非心甘情愿。

1982年，李培禹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在那个“单位抢人”的年代，他也如其他同学一样填写了6个志愿，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在“其他要求”一栏中，他竟写了这样的话：“坚决不去《北京日报》。”

“但偏偏命运就选中了我。”他回忆道，当他正高高兴兴准备去中国青年报社报到时，新闻系副主任秦桂却告诉他：“《北京日报社》已经把你的档案握住了不放。”

这段插曲，被他称作“命运的安排”。他本以为这将是权宜之计，没想到报到第一天便动摇了他“找机会争取跳槽”的念头。当报社人事处告诉他“你多休息几天，14号来上班就行，给你开全月工资”时，他第一次感受到单位的“人性化”。到财务处办理手续时，接待他的美女优雅大方，像是电视台的播音员，“北京日报社，并不是外界想的那种‘刻板’的单位。”

很快，他进入夜班轮岗，开始了新人必须履行的“规定动作”：夜班一年。他被分配到一版要闻版。也正是这段艰苦但有意义的编辑生活，让他深切地体会到《北京日报》的深度与厚度，“这虽然是一张地方报纸，却是首都一张面向全国、内容权威的党报。”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迅速成长为一线记者。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阅兵、邓小平植树……这些当时新华社通稿一统天下的重大报道任务，《北京日报》都力争一席之地，而他正是被选派的那位“唯一的文字记者”。1983年8月，他在夜班干满一年的那天，第一篇以“本报记者”署名的



新闻通讯登上报纸头版头条——《赵盼妮：立志开拓荒山 创业不畏艰险 进取其乐无穷》。那篇稿子本来可以前一天发的，细心的总编室主任说，推迟一天发吧，小李可以署名“本报记者”了。那一刻，他站在办公桌前，久久注视着印有自己名字的报纸头条，感受到了一位党报记者的归属与荣耀。

“我开始真正热爱这张报纸，也决定踏踏实实留下来干。”他感慨道。

是书，也是信仰写下的纪念碑

李培禹调任副刊，是一次颇有戏剧性的“命运再安排”。当时他已是报社一线记者中的骨干，参与重大采访、屡登头版要闻，按部就班的发展路径应是进入要闻编辑或领导岗位。但在一次全社范围的岗位调整中，领导突然找他说：“你去副刊吧。”

这个决定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副刊？我之前从没编过文学稿件，更别说当主任了。”他起初有些迟疑，担心自己无法胜任。但这次“不按常规出牌”的调动，让他迎来了职业生涯第二段的“低开高走”。

“当时我最大的优势，就是从一线记者下来。”他坦言。带着对稿件的敏感、对文字的热爱、对人物的敬重，他迅速在副刊部站稳脚跟。而且不同于一般的编辑成长路径，他一来就是“主任”，这对他而言既是挑战，也是信任。“我知道我经验不足，所以格外尊重每一位编辑，用其所长。”

正是从这段副刊实战中反思凝练出的写作观与人物观，最终凝结成了《留恋的张望：副刊主编与文化名家》这本书的精神脉络。

“这本书不是回忆录，也不是作品选，

而是我几十年文艺采访的感情沉淀。”李培禹缓缓地说。书中收录的18位人物，无一不是他亲历、亲访、亲写而来——他们不是“素材”，而是朋友，是同道，是一段段真实发生、值得反复回味的生命交集。

“我从不追星。”他一再强调。书中写王洛宾、李雪健、赵丽蓉、于蓝，也写乔羽、浩然、刘绍棠、张中行、李迪……但也有很多名声在外的人物始终没有进入他的采访名单，“演得好但人品不佳的，我不写；写得好但人品差的，我也不会接近。你首先得让我尊敬，才能让我动笔。”

《留恋的张望：副刊主编与文化名家》的内核，正是他一以贯之的采访标准：感动优先，人格为重。他说，写作是“被逼出来的”，不是因为稿子该交了，而是“你不写，就睡不踏实”。

比如写李雪健那篇《雪落无声一品红》。雪健一贯低调，《渴望》《焦裕禄》使他大红大紫，各路记者围追堵截，他却“藏”起来了，不接受采访。李培禹也为此苦恼。他的朋友忽然说，你把你写过的文章给他看看，没准能行。“他看了，说‘你来吧’。”那是一场通宵长谈，从焦裕禄的角色，到现实与理想的交汇，李雪健谈得真诚，李培禹写得动情，最终成文的《走进焦裕禄世界》，《北京日报》破例整版刊登，当年还荣获了全国报纸副刊奖。

再如写赵丽蓉。那一次不是李培禹采访她，而是她“求他一次”。“她说，有个朋友去世了，好人走了得留个念想不是？但她自己写不出来，想来想去，‘揍’你合适。”老太太边哭边讲，李培禹边听边记，最终代笔完成文章《念想》，署名赵丽蓉。赵丽蓉老师因病去世后，李培禹含泪写下悼念文章，篇名就叫《念想》。这篇深情的文字也收录在书中了，今天读来，仍让人难抑泪水。

这些故事，是书中文字的背景音，也是《留恋的张望：副刊主编与文化名家》“立得住”的灵魂根基。李培禹始终坚持：稿子好不好，不在名气大小，而在文字里有没有温度，稿子后面有没有“人”。

他坚持选稿有准则：文章可以有锋芒，但不能缺温情；可以小切口，但不能失分量。他常说：“副刊不是‘轻松一读’，而是公共文化的一种价值表达。”他每年组织作家外出笔会，深入边疆、下沉生活，一篇篇好稿就是这么“走”出来的。他们副刊部也因屡出精品，获得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授予的优秀会员奖。《北京日报》的副刊版面“热风”“广场”“人物”“报告文学”“古都”“收藏”“北京杂文”等，成为读者心中有口碑、有厚度的文化园地。

“这本书，其实就是我副刊理念的延伸。”李培禹说。文字之外，还有制度之外的人情、有规范之外的信任。他在书中写

下“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实际上，也在讲自己对文化的态度：写文章如做人，做编辑如立碑。

从编辑部到读者心里，纸媒精神未曾离场

《留恋的张望：副刊主编与文化名家》出版时，李培禹已退休多年。

“我不是为了出书才写，是写着写着，突然觉得应该留下一本书。”他说。30多年写过近百位人物，最初筛出30余篇，最终精选18篇，“有的是因为人物已逝，我想给他们留一份纪念；有的是因为故事太真实，我想告诉更多人：我们这一代文化记者编辑，是怎么采访写稿、怎么精心做版的。”

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编辑室主任陈红，一个“既美丽又极其严谨”的责编。她对每一个标点、每一个图片注解都逐一核实，而让作者最感动的，是人民日报出版社总编辑丁丁的终审。陈红告诉李培禹，丁总说他看着看着就流了泪，问：作者怎么做到篇篇感人呢？陈红比李培禹还高兴，她决定放大字号，扩展页码，重新设计装帧。《留恋的张望：副刊主编与文化名家》就这样和读者见面了。不到两个月，竟有30余家报刊发表了评论文章，出现现象级的热评。陈红和她的同事，又是比李培禹还兴奋，很快编选了一本非卖版的《评论选辑》。这份来自出版同行的尊重，让李培禹感慨万千：“这可能是我职业生涯中收到的最高奖赏了。”

评论家逢春阶的《真正的文化书写，是心与心的互相映照》，被《作家文摘》等多家报刊转发，一些自媒体转载时，干脆把标题改为《这辈子不枪毙不死》，来源则是书中最后一篇文章《代后记》中，李培禹高中语文老师赵庆培的一句训诫，意思是勇敢面对挫折，绝不轻生！“虽有点‘标题党’，但也让我看到，这本书确实传到了更多人那里。”李培禹会心一笑。

李培禹说，有年轻人问他：“纸媒是不是快没了？”他的回答是：“不是没了，是变了。”他相信未来的纸媒不一定是大众消费品，而是“贵族媒体”，“它会成为具有典藏价值的文化载体，就像线装书、画报、碑帖那样，留下历史的痕迹与精神的印章。”

扫一扫，看《留恋的张望：副刊主编与文化名家》一书背后的故事

秋天里的书香

□李朝俊

任笑康的“叙事”，娓娓道来，深水静流，“险”事稳写，别样味道的形散神不散；让我复读三遍的《张四维先生小记》，笔法、情节、人物……是小说？是散文？是戏剧？是寓言？文中任品味，文中任驰骋，文中任遐想！作者我陌生，结识“张四维”，记住“卞毓方”。

韵在人间烟火。《我寄愁心与明月》，作者杜卫东说，“今年的咖啡已经买好，只是不知道天堂可有地址签收。”这个豹尾，催人泪下，“闲笔”不闲！行文者师承其师，《人民文学》原主编程树榛，“饮一盞清茶，拥半室阳光。”这篇忆人、忆事、忆情的散文，间有传道授业解惑方法论。“他主动和我说起，写长篇有两个审美，一是表现手法不能忽略：一是闲笔……二是景物描写……”《张教授的农业生活》，浓烈的烟火气，弥漫在过去、在现在的时间，一笔写自己插队时往昔农事，一笔写妻女都市今时农艺景。新物旧事，网上网下，虚虚实实，矛盾纠结，各说各话，对立统一，心照不宣，情真意切。“用汗水写出的文字，由屏幕溢出的话外音，历史纵深，时代风物。初读显平，细读有味，看似家长里短，实则一轴中国画。”这是我品读后，在扉页处留的“痕”。《万鸟岭上》，起笔从“梦”引文，“我有一个梦想，希望能与鸟儿一起飞翔”，“逼”人急读的细节，写史简述的运笔方法，个性化的现场氛围，等等。我在书页上写道：“这篇散文晨起两点读过，上午又读一遍，文笔不错，想象丰富，熟悉恶性，阅读了大量书目。好散文必有好细节。”

理在文章之外。“是罗布泊东方巨响

的余波未散，还是瀚海风掠，抑或是滇池水花拍岸？一梦到了西极美地，众神列列，皆为师表，背影就在正前方，渐行渐远，落成青山夕照，褪色为西南联大纪念馆的一组老照片。”这是徐剑《记忆像车轨一样长》“入梦”篇的开头，这种开篇写“入梦”，语言别具一格，表达入木三分。文里记忆中的人物，是郭永怀夫妇，是邓稼先，是钱学森，是王淦昌，是彭桓武……凡有情怀，有良知，有信仰，有自尊心的中国人，人人都记得这些国士。“这篇需三读方知其中味的作品，写法有突破，将散文中的‘我’，变成文学中的‘他’，称谓之变，文采飞扬，深情在墨香里、在战士奔腾的血液中。”这是我初读后，随手写在空白处的感觉。《忆祖母》情在笔端，“我的祖母与我们家所有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首句抓着我的情感，“是子孙心目中最可信赖与尊崇的精神支柱，一家三代情感融洽与亲近的程度超越任何嫡系血亲。”“她常说的一句话是：人不是牛羊，不能靠倒沫（反刍）活着。”丈夫病去前泣血托孤，继母一诺千金，一个小脚老太太，从此履行母亲之责，“宁可穷饿而死，也不能惯着孩子拿别人的东西，占人家的便宜。”母亲的理由是，“若是孩子学坏了，要这家有什么用处？我这寡岂不也是白守了？！”民族的文化之根，扎在中华大地厚土上，扎在百姓的心田里。国是家，家是国，中华基

因，就这样悄然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在读者翻书阅读的情感中。是的呀，“任何人的历史，无一不是自己的行动所写就的。”人如此，国如此，文也如此！

妙在不动声色。《生死棉花》，由棉花，带家史，由家史，言国仇，言长江，言物竞天择。《我在流水线上写诗》《上岸》《消失的名字》……读罢，让人想起夏衍的《包身工》，让人想起司马迁的《史记》……好文章，语言是光，故事是水，光照水滴，自然天成，读之韵味来，清香到，意境出，想象无限，思绪无尽。举重若轻的写法，小事大情的妙笔。好散文，故事是“轴线”，思想是“景致”，语言是“风帆”，“线”牵“帆”扬，凭栏风景，鼓风而远，“牵”船走千水行万疆。这部《年度散文50篇》，是时代的风景，是文学的巨轮，吸着“岸”上的读者，吸着“水”上的读者，吸着“天”上的读者。我估摸天长日久，也必译文他国，越过国外的读者。

真的感情，真的语言，真的哲思，是《年度散文50篇》，留在我心中最深的烙印。这套房选从此，与我爱读的散文名篇珍藏本，与我爱读的《聊斋》等中外名著，伴在喜好的生活情趣里，交流在或兴奋或寂静的心理上……

忽然发现，从2022年发端，一年又一年，《年度散文50篇》已连续出版三年。每一本皆有主编陈建功的“答记者问”或“序言”置于篇首，我因急于阅读正文，每每匆匆翻过。重读才发现，这些文字中，恰恰全面阐述了这一年选本的遴选原则、遴选程序，似也豁然明白“50篇”之所以能秀出于林的“奥秘”。

伯乐相马，一尺通量，集体评审，主编主持，众评委畅所欲言，程序保障，上品佳“酿”。我想，此乃选本引人入胜成为典范之根。由“根”到“树”，树成风景。

在我眼里，在我读过的文本中，《年度散文50篇》有“皮”有“毛”，有品有位，有读头，会上上座。

谁不信？喜散文的人，找来一读可批驳。唯有以理服人，方为真理的灯塔。

(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